

YUERSIZHOU LANG

骆娟 著

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月色

走廊

I267
2775

1267
2775



走廊

骆娟 著

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色走廊 / 骆鹃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,
2006.5
ISBN 7-80727-301-1

I. 月... II. 骆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5484 号

出版发行 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延安路 21 号 邮政编码 830001
电 话 (0991)2870049 2866319(Fax)
E - mail xkjcbhbs@yahoo.com.cn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新疆昌吉州升华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87 mm × 1 092 mm 1/16
印 张 12 插 页 2
字 数 210 千字
印 数 1~3 000 册
书 号 ISBN 7-80727-301-1
定 价 18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

一个人的走廊

每次都是在夜晚的某个西部小站,当我背着包登上列车的那一刻,总会习惯性地回望一眼,月亮也总是那样清冷地悬在半空,显映着悠长、空旷的时光,寂静而深远的方向。

那近在咫尺的月亮,用美妇一般柔情的光泽把戈壁滩映得透亮,我闻到了空气中那种特殊的味道,有些像我生活的新疆绿洲,又有些像我想像的远古西域。而在我来的路上,在我前往的方向,一条寂静的走廊悄然延伸着,并不在意我的到来和离去。

我想起正是这月光几千年来一直照耀着我脚下的这片土地,那些喧嚣热闹、惨烈悲壮、激昂豪迈的故事,一场场地幕启又幕落,而现在,我一个人的脚步,不知又落在了千年之间谁踏过的尘埃上,曾经的轰轰烈烈,悲欢离合,与现在的寂静苍凉,一样都被这月光映照过。

时光就是这样如白驹过隙一去不返,惟有月光将走廊中的秘密镌刻在黄土漫过的道路上,那条镀过丝绸光辉的古道,正在日月光华中流淌着无尽的芬芳。

我已经记不清最初经过这条走廊时的情景了,那时候,我总是在金色秋阳中从它身边匆匆经过,按照我设计的旅程,向着青海、甘南、西藏,那些我心目中高昂于天的地域奔走,关于走廊上的记忆,开始的时候便似乎有些随意和模糊。除了将军的碧血、征夫的白骨、离人思乡的滴滴清泪,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够感触到什么。

直到那一晚,我在前往敦煌的火车上无意间望向窗外,当时夜色的美妙我没办法用词语来描述,一个大大圆圆的月亮,近得令我感到意外。

那便是河西的月光了,从十年前在敦煌第一眼见到它时,那种亲切感便一直伴着我的左右。而我所有关于走廊的记忆便由此串联到了一起,我看到那些经年累月留下的快乐和哀愁,一枚枚如宝石般在角落中闪着幽光。

我才明白,一个人的旅行,便是一条长长的走廊,不经意间,你就可以听见自己

的脚步回响。

在河西走廊,敦煌、嘉峪关、酒泉、张掖……这些城市中狭窄的街道,茂密的林带,零散的建筑,清静的早晨,一切都坦然沉静地延续着,它们有着相同的气息,那是悠远的走廊中所特有的脚步、声音和味道。而我以不同方式走进的莫高窟、麦积山石窟、炳灵寺石窟、马蹄寺石窟,每每让我想到,在丝绸古道上,那些运载货物的商旅,手执使节的使者,颠沛流离的群众,经年累月地穿行在寂寥的戈壁大漠上。何处是归途,何处是吾乡,在奔波中,人们总是渴望聆听和倾诉,但驼铃的叮当和风沙的呼啸,使他们沉默着。这时候,他们以聆听和倾诉的姿态,于漫漫长路寻找着回应。也许对于宗教的笃信,便成了那个时代的人跋涉和生存的强大支柱。凭崖而建的巨大佛像,一笔笔细心描绘的千佛壁画,都包含着他们的狂热和寄托,更于千年之后,让来者在内心巨大的轰鸣中更多地体味生命的艰难和丰富。

一个人在走廊中游荡,我分明看到了那许多秘密正如星辰般灿烂于夜幕中,它们远离尘埃,在月亮的光华中隐藏,在不可触摸的高处,让世人的仰望充满梦想和绝望。而我相信,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,我所有的旅行都朝向那些秘密的所在,我正在路上,我正在到达。

那么我的行走,与一位僧侣的修行,谁的秘密更加奇特,谁的道路更加漫长?我想,应该这样理解,即便我的行走最终没有结局,但我们的谜底终将于某一天相遇。

在呼和浩特、鄂尔多斯、额济纳这些曾经在草原丝绸之路上闪烁光芒的地方,有一种味道像极了西域,那就是各种陌生的声音、色彩、图案甚至于不可言说的秘密,那是可以想像的商贸、聚会、劳动和感恩、赞美中的心跳。光芒与尘埃,便是这些城镇永久的魅力,也是这条道路永远的诱惑。

而我呢,当我经过某一条街道旁的集市时,那琳琅满目、堆积如云的货物,那叫卖的吆喝,忙碌的背影,那跑动的孩子,杂沓脚步带起的尘土,都让我隐隐约约看到一个模糊的微笑。我知道,那是来自我先祖于丝绸古道上常年奔波劳碌的财富,那是我的家族至今仍拥有的率性和傲骨,那便是我一个人匆匆掠过走廊时,内心激荡起回声的一个小小的秘密。

我始终在简单、认真、执著地过着属于我自己的生活,无论它是什么滋味的,我都会接受,并一一品味,同时我依然期盼浪漫,追逐完美,因此也更加渴望远行的快乐,渴望奔波的路途,那也是我在庸碌的城市背景下所珍视的成长经历。

在我周围,很多人都说过一个女人单独出门旅行如何、如何,有关爱的、有佩服的,也有许多揣测的、怀疑的。其实,我的心愿很简单,那只是一个女人在自己平淡

生活中的一次放松,它需要付出的是足够的勇气,它更会收获到许多信心,足以用来应对自己今后生活和工作中的繁杂和困难。而其他种种,比如艳遇啦,历险啦,我会在书中一一坦陈。在我尚未把它写成文字之前,我几乎没有对别人讲述过。因为它可能没有人们展开的想像那样丰富,但我可以坦然地说,那是我经历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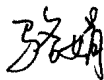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,平淡的日常生活造就了我们心如止水的沉静,或许在远离现实出门行走的时候,会有所改变。偶然的相遇之后,就看如何把握和发挥,使彼此充分领略那种距离之中超越简单情感的美,也许,那并不是完美,但是,我已经满足。虽然我想去的地方还有很多,想走的路越来越远,可是我实在太普通,我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现实,我的青春也越走越快……不过,一切都不重要了,因为我已经走过。

在张掖,我被好心的村人认领成“自家大姨子”,试图蒙混免费进入马蹄寺风景区。当售票员拿着我的身份证问那位好心的大哥:“你大姨子叫什么名字?”他憨厚地笑着说:“我还没顾上问呢!”为了体验旅行书上写的“去金塔寺沿途风景绝美”这一句简单的介绍,我冒险一个人租马,在一位叫牛扎什的藏民陪同下进入祁连山,骑马、坐摩托车、步行,最后只看到高悬在山崖上并不对外开放的金塔寺。而那一趟用了七个多小时,往返50多千米,当我回到景区住地,从马背上爬下来,已经快成一摊烂泥……

在银川的沙坡头、沙湖,阿拉善左旗的月亮湾,我被挂在索道上滑过黄河,后来又拖着降落伞飞翔在湖上,还绑在越野车上几乎是连滚带爬进了沙漠,几天之间感受了我多年未曾经历的惊险和刺激。在开满丁香的贺兰山谷里,我终于如愿进入了神秘的南寺,因为那里延续着我在西藏追寻、沉迷着的情僧仓央嘉措的传奇。在银川与一位玉树临风的男人同行,使我明白,那曾经或者现在向往着的,也是现在或者将来不可能得到的碰撞,轻轻擦了过去,却足以使你久久难忘。而我内心涌起的感情,它并不是火焰,无法深入到骨髓,它只是一片树梢上的薄冰,落在心里,有着冰凉的疼痛和融化着的湿润,而后,终会了无痕迹。

可以说,旅行对于我们来说,最直观地揭示着这样一个内涵,在路上,一切的经历都是不可预知的,而未知便是诱惑,便是美,经历便是财富,便是美。只要上路,便能随时与美相遇。

我知道在我经过的地方,到处都洒满了月光,那是一条长长的走廊。



2005年11月18日

目 录

自 序

河西月光

- 走廊上的脚步和回声 / 2
曾经敦煌 / 4
莫高窟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/ 6
月牙泉边的滑沙 / 11
嘉峪关, 灿烂晨光等我在路上 / 14
酒泉如一坛陈年的佳酿 / 16
天水, 又出门了 / 19
烟雨中, 登上麦积山 / 20
仙人崖下喝到仙人泉 / 26
回望天水 / 28
永靖, 在黄河上漂游 / 33
黄河上的游荡 / 38
天风拂袖鸟无声 / 41
武威, 无法释怀的乡愁 / 46
张掖的美妙时光 / 49



坐在开满马兰花的草地上,仰望蓝天/56

和一个男人骑马进山/60

山峰就像被雨水打湿的眼睛/65

步行走出马蹄寺/68

街巷中的古刹和塔楼/70

离开前的两件事/75

意象的暗记/77

宁静夏天

银川,火车停在站外/80

谁的战场,谁的家园/82

等候在路上的情怀/87

天上掉下来的大沙漠/90

沙湖,又进芦苇荡/95

西夏王陵,夕阳染透/99

一个人的艳遇/104

遥想贺兰雪/110

荒凉中的守望/112

深绿色的南关清真大寺/117

回民的黄土高原/119

宁静的夏天,天空中繁星点点/121

怀旧,美妙的忧伤/1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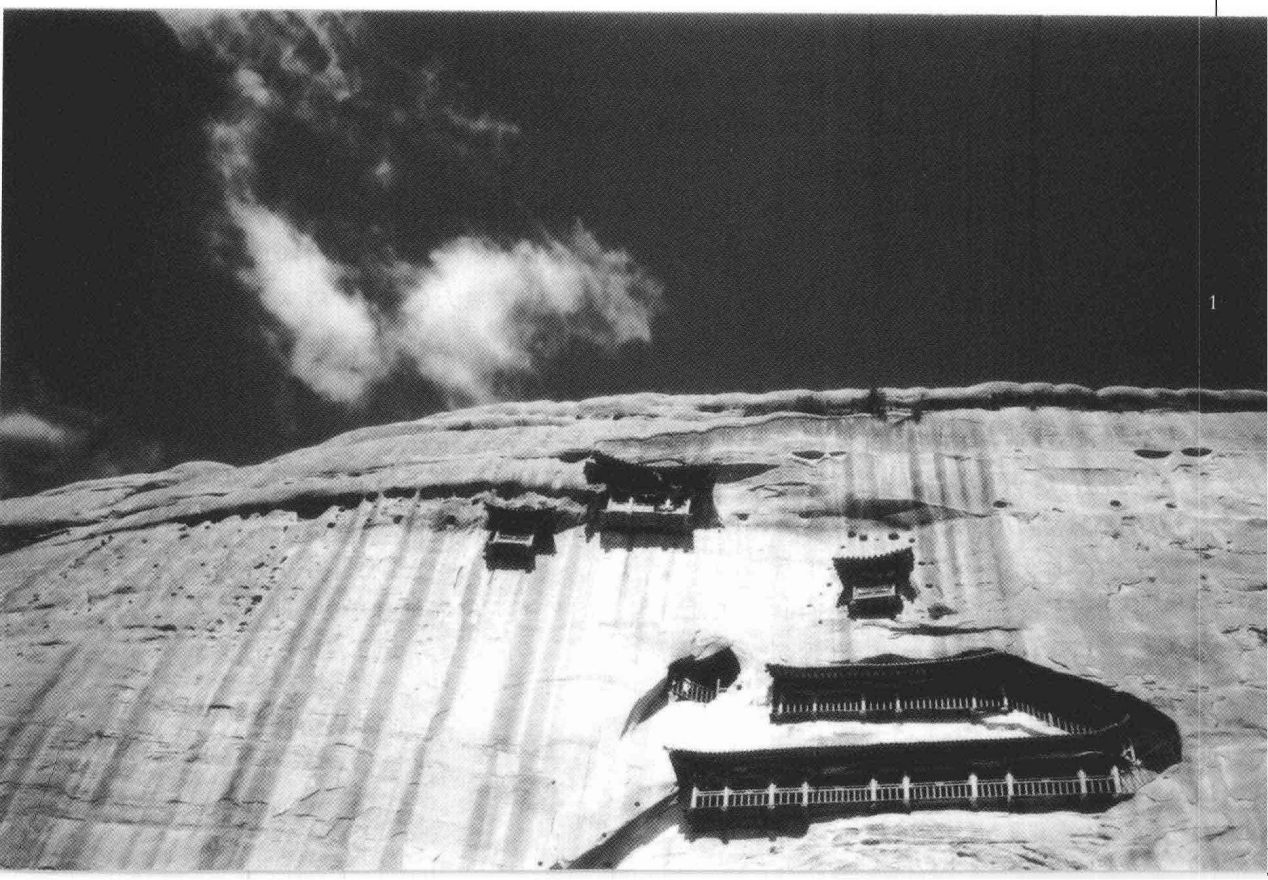
草原在遥远的远方

阿拉善,走向月亮的另一面/126

南寺,我为仓央嘉措而来/128

- 不为来世,只为途中与你相遇/132
- 开满丁香花的山谷/134
- 做一只小虫的幸福/136
- 月牙儿落下来的地方/139
- 逃离,还是飞翔/142
- 呼和浩特,匆匆掠过/144
- 金色翅膀下的八座白帐/147
- 天边的吉祥三宝/150
- 柳树旁的喇嘛寺院/153
- 草原在遥远的远方/155
- 额济纳,胡杨叶子的七种表情/157
- 三千年前的浪漫开始/160
- 完美的舞者/163
- 驴行无忌,色影无忌/165
- 居延海的奶茶/168
- 黑水城,“呼立,夏日毕其格”/175
- 月圆之夜的缘/178
- 后记/181

河
西
月
光



走廊上的脚步和回声

对于河西走廊，其实直到落笔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完整地表达它。但是我想，我确曾数次穿越过它，作为一个旅行者，我凌乱的脚步连接在一起，已经能够完整地勾勒出它的轮廓，我的心跳连接在一起，也已经能够在这条走廊上引起回响，一如千年前的某一支驼队，某一个不知何故混迹于商旅中远行的异域女子，她能够想到的到底有多远？我无从知晓，但我相信，她经过走廊时的心跳至今仍在，否则，我为什么总是在离开的瞬间迟疑地四处张望，我总是在找寻那并不属于我的情怀，但它又确实存在着。

河西走廊，这四个字真是像一个千年之前守候于村口的西部女子，多少人影匆匆、多少脚步重重从她身旁经过，从来都不是她所等待的。而她心中所有的完美，其实早在千年之前已经完成想像。

河西走廊是因位于黄河之西，又夹处在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脉与蒙古高原之间的一条长约 1 000 千米，宽数十至数百千米的形似走廊地带而得名的。

公元前 3 世纪初，月氏“控弦十万”，成为河西地区强大的部族，后来匈奴又以“控弦之士三十余万”成为河西最为强盛的主人。汉武帝击败匈奴，先后在河西地区设置了武威、酒泉、张掖、敦煌等郡，合称“河西四郡”，其辖境包括今河西地区的全部，还包括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部分地区。又从令居（今永登）经敦煌直至盐泽（今罗布泊）修筑了长城和烽燧，并设置了阳关、玉门关，史称“列四郡，据两关”。河西走廊从此成为中原通往西域，沟通国际经贸的最重要通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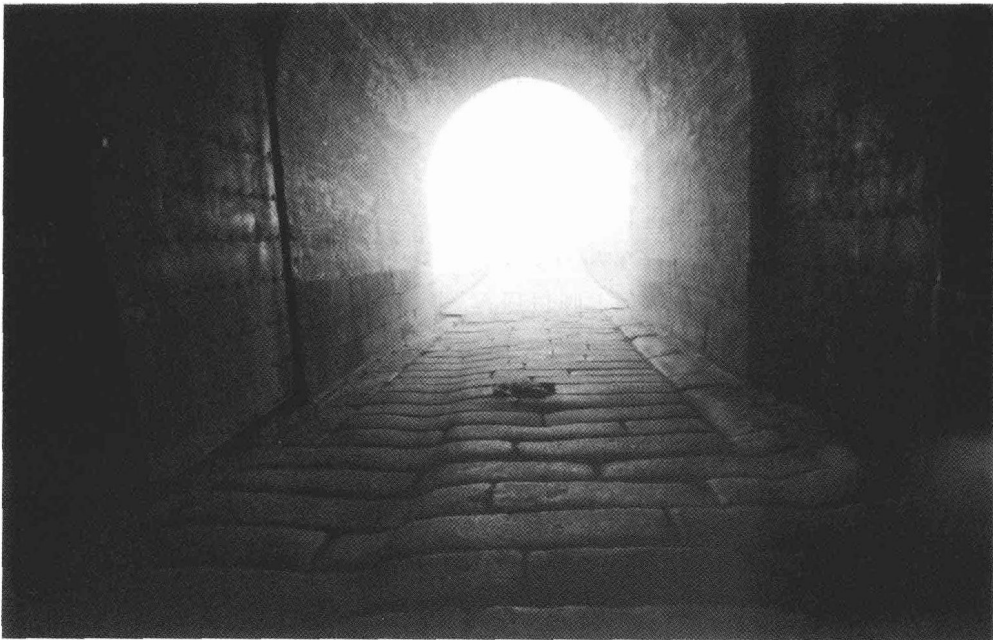
在斯文·赫定于古稀之年所写的《丝绸之路》一书中，曾这样慨叹：“中国的商人永远都不会知道，那些由他们的商队往西运送的数不清的大捆丝绸，到何处才是其旅程的终结。”西风漫卷，过客匆匆，丝绸之路这条整个人类历史过程最漫长的陆路

交通线,每一条支脉,每一个方向,都在岁月之上无尽蔓延。

从那一首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进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”开始,凉州、甘州、肃州、沙州……这些在汉唐诗文里耳熟能详的名字,便开始浸透着重重月色华光。

数千年之前东西方文明是如何在这里交汇的,我相信,我们的文字和语言无论多么高明,都无法完美表述那东西两极相遇时碰撞的火花。当丝绸之路自东向西迤邐延展时,这条走廊注定成为最畅通的大道,而它的宿命,便是所有光辉闪过之后的星光斑斓,它们璀璨耀眼,但在这条走廊上,永远只能听到它的回声而无法捕捉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灿然微笑。因为,那些光芒从来都是路过。

走廊的使命,便由此而生,也由此而沉寂一个千年,又一个千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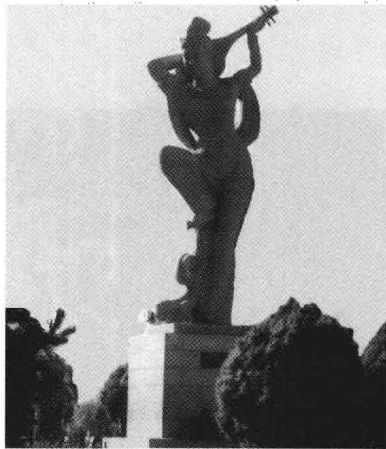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条走廊上,永远只能听到它的回声
而无法捕捉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灿然微笑



曾经敦煌

我对敦煌一直怀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，因为十多年前，我在那里曾经初次体验了作为一个旅游者的轻松和愉快，并且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。甚至可以说，那年无意中对敦煌的一次造访，影响着我此后多少年的旅游方向和感受。

2004年秋天，我借着十一黄金周的假期，开始了从乌鲁木齐经敦煌过格尔木抵拉萨的高原旅行。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早晨，我乘坐的火车再次驶近敦煌。记得前夜在车厢的微晃中，我依然如每次出门时那样，在铺位上睡得很香。半夜时到达一个车站，我起身望了一眼窗外，当时夜色的美妙难以形容，一个大大圆圆的月亮，近得令我感到意外。



那便是河西的月光了，从十年前在敦煌第一眼见到它时，那种亲切感便一直伴随着我的左右。

很久以来，我常会梦见自己在某个车站，准备出发又不知去向哪里，或知道去向哪里却不能立即成行。我总是在站台上面对一列停着的火车。虽然我已经走过那么多地方，却从没有见过梦里那样的车站。它有着一种异常的色彩，以鲜艳的红色或者一种斑驳的金黄色为主色调的车体，站台的顶棚还有同样的色彩在流动着。

后来我想起来了，面对这种颜色时的恍惚有些像我面对着高原的一处处转经廊一般。火车向前行驶着，我会又一次面对着那些色彩，我不知自己的内心已经染

上了多少重斑驳,或者是那些色彩一次次从我心里流过,除了一些细微的触动外,我竟无法腾出一块清静的地方放置它们,以至于它们总是从我的梦里溢出。

火车站早已由柳园改名为敦煌,其实敦煌尚在一百多千米之外。出站后,很快就挤上一辆中巴车。一路南行,公路两边是我熟悉的西部风光,当它在车窗外流动起来的时候,总是让人觉得心情特别,挺适合想念一个永远都不可能重来的往昔旧梦。

车窗开着,有风吹进来,清早的太阳竟然晒得人冒着汗珠。已经有朋友发来短信询问我路上“艳遇”的细节了,可惜我那会儿挤在车上,狭促的空间,吵嚷的氛围和我那些可爱的朋友们想像的情节相距实在太远。

惟一生动些的是对面车引擎盖上挤了个老外,头发卷卷的看起来挺帅,表情挺和善,但一言不发。待我坐着睡了一觉醒来,发现他已经用一条手帕将卷发给包了起来,样子有些怪,不过挺可爱。

到敦煌汽车站是早上十点多,很顺利地买到晚上七点发格尔木的卧铺大巴车票。我拿到票,有些激动,一只脚好像已经踏进拉萨,但周围都是些陌生的旅客来来往往,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的表情,更不会在意我即将前行的方向。

我有些迟疑地站在院子角落,起初是无意,后来觉得是把自己当“鱼饵”一样晒了一会儿,不久就有出租车司机来“钓”,刚好解决了我发愁的事——由他帮着凑了3个四川人一起租他的车往返莫高窟。

车子驶向莫高窟方向,依次闪过的敦煌市区街道、公路两旁的村落和田园,在刺目的阳光、凉爽的秋风中绵延的绿意与黄沙,都让我心里涌出莫名的哀愁。我并没有刻意去寻找曾经敦煌的感觉,可是时隔多年,我竟会真切地感到,又回到那时花开的季节。

一起搭车去莫高窟的那3位四川人,看样子是做生意顺便出来逛的。夏利车司机走到半路就主动提出找莫高窟的“关系”带他们进去,每人100元的门票可以只付80元,但要给他好处费,而且没有票据。他们已初步谈妥,司机却并不找我谈,我也只是旁观。

快到莫高窟,四川人要在宕泉河谷干枯的河床上照相,我便在车上坐着等。司机又打电话跟他的“线人”联系,说话时的口气在我听来很有意思。可能是对方问这边的情况,司机用西北话说:“搞上了3个人,‘攒劲儿’得很!”真好好像是在说做“人肉包子”的货一样。看来,多么好的地方也是有空子可钻的。

重回莫高窟,我郑重地买了门票,一个人快步走进三危山下的白杨绿阴中。

莫高窟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

“敦，大也；煌，盛也。”敦煌本身就是一个沉甸甸的名字。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原因，在这片土地上演的辉煌与悲壮已经足够丰厚，但是在莫高窟的耀眼光芒下，其他一切历史的风月都显得黯然失色。

穿过河西走廊的古代丝绸之路，走到敦煌，就到了进入西域前的最后一个边关重镇，那条悠然延伸的道路，带给敦煌的是非同一般的喧哗。

十六国时期，群雄逐鹿，战火四起，先后由前凉、前秦、后凉、西凉、北凉 5 个政权统治敦煌。此时中原大乱，战事频繁，惟有敦煌相对平安，人口增加，中原与河西地区的百姓避乱在此，河西走廊成为相对稳定的地区。随着东来西往的人群，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以及宗教都来到河西，中原汉晋文化在敦煌与河西走廊得以保存和延续。

公元 366 年，前秦一位名叫乐僂的和尚云游来到三危山下，当时正是黄昏日暮，晚霞映在三危山顶，仿佛万道金光，祥云缭绕，宛如千佛降世。乐僂和尚心有所悟，为了以示尊佛，便在山下的宕泉河谷开凿了第一个石窟供佛。后来佛门弟子们也相继开凿石窟，但道行都“莫高于此僧”，所以称为莫高窟。

南朝刘昭引《耆旧记》说：“国当乾位，地列良墟，水有悬泉之神，山有鸣沙之异，川无蛇虺，泽无虎，华戎所交，一都会也。”敦煌正式成为西凉国都，是在公元 400 年。其时，莫高窟已经开凿数十年，初具规模。后来西行求法与东来传教的佛教僧人都经过敦煌，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发展。敦煌渐渐成为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，也是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，开窟造佛之举延续下来，鳞次栉比、重重叠叠的洞窟犹如蜂巢嵌在刀削斧劈的断岸上。

“安史之乱”以后，敦煌被吐蕃占领。吐蕃政权始终不稳，无法赢得敦煌人心。但

是,吐蕃奴隶主贵族笃信佛教,这使敦煌的佛教得以空前发展。他们大兴佛寺,广度僧尼,当时称为沙州的敦煌,人口仅3万却有上千僧尼。这一时期的莫高窟仍然开窟不止,若按每年平均数计算,其开窟凿龕速度超越了初唐和盛唐。到了西夏统治敦煌时,西夏王李元昊提出了“佛图安疆”的主张,而元朝政权对于敦煌佛教也有所贡献,直到宋朝时莫高窟才渐渐走向衰落。

莫高窟相继经历10个朝代1000多年,开凿了长约1600米,上下排列5层的洞窟,在唐代,莫高窟已有1000余窟,因此又叫做千佛洞。虽然经过千百年自然和人为的破坏,至今仍保存492窟,壁画45000平方米,彩塑2415尊。其中壁画构图繁复,用色艳丽,线条细密流畅,具有惊人的艺术感染力。

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,莫高窟被誉为“墙壁上的博物馆”。如此辉煌的敦煌佛教文明,最后却以国学大师陈寅恪那一句:“敦煌者,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”,而成为天国之上一个永远灰暗的印记。

他当了莫高窟的家

“我见过他的照片,穿着土布棉衣,目光呆滞,畏畏缩缩,是那个时代到处可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。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,逃荒到了甘肃,做了道士。几经周折,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,把持着最灿烂的文化……”

这是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文章《莫高窟》中对莫高窟道士王圆箎的一段描述。那天我进入莫高窟参观,半路上匆匆路过了一个孤零零的塔,是那种覆钵式的,还刻有碑文。走过了之后,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——王圆箎,这塔应是为他修的。

王圆箎原是湖北麻城农民,因战乱辗转流落至敦煌,成为莫高窟道士。公元1900年的一天,他在清理第16窟的流沙时偶然发现了甬道墙壁后的小石室,打开封闭的洞门和壁画后,发现那里面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、手稿、文书和织绣。

在莫高窟参观时,我曾在导游的指点下认真端详了那个小洞门。它很是平常,外间大洞口透进来的光线把它照得愈发陈旧残破。洞口的墙体处有着泥沙堆积的痕迹,里面漆黑无比。竟然就是这样一个洞窟埋藏了千年的国宝,让人着实有些想像不出。

那是公元1035年,为逃避西夏入侵抢掠,莫高窟和尚和当地豪绅把历代宝藏、经卷、画幅、古文艺手抄本、契约3万余件封藏在第16窟甬道北壁耳洞中,并将洞口堵塞,画上佛像伪装壁画。西夏占据敦煌百余年,封藏文物的主人逃难一去不知



所终,从此该洞近千年来无人得知。

藏经洞被发现后,5万余件敦煌遗书出土面世。为了换取些功德钱,其中4万余件从王道士手中以极为低廉的价格陆续流向西方。据后世学者研究,敦煌藏经洞珍藏着8个方面的文献资料,主要是宗教典籍,其中佛教典籍最多,还有早已失传的摩尼教、景教文献。其次是儒家经典、史籍与地志、公私文书、语言文学、文化教育、科学技术资料等。

最早掠走敦煌遗书的是俄国人奥勃鲁切夫,1905年10月,他仅以6包劣质石蜡为饵,就从王道士手中换得藏经洞珍贵写本两大包。接着,匈牙利裔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,在助手蒋师爷的帮助下,斯坦因对王道士精心编造了“要把圣僧玄奘从印度带来的佛经送回原处”的假话,以4锭马蹄银(约200两银子),盗走精美的佛经和绢画上千件,共29箱,动了一个浩大的马车队。1914年,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敦煌,又以500两银子,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570多幅名贵手卷。

斯坦因之后是法国人伯希和。这是一位年轻的汉学家,精通汉语,在敦煌他凭借卓越的汉学知识,借着微弱的烛光将藏经洞中的文书翻阅了整整3个星期,以500两银子的代价,将其中的精华悉数盗走,计6000余卷,10大木箱。

道士王圆篆是带着他对自己修缮佛阁“无量功德”的满足而去往极乐世界的,他不会想到在后人翻阅那一页历史时,他已经成为了文化的千古罪人。而今天人们在痛恨惋惜之余,只能慨叹,这样一个“穿着土布棉衣,目光呆滞,畏畏缩缩”的道士,为何偏偏要由他来打开藏经洞!

其实,一个道士如何能负得起历史的责任呢?只可叹那是一个国弱民愚的年代。

聆听梵音

在莫高窟景区前,我凑在一拨散客中,跟随导游进入特定开放的洞窟参观。

导游是个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,他的讲解平缓而有节奏感,虽然略带甘肃口音,但十分符合杨树、断崖、残窟的氛围。随着他的手电筒光亮,我们开始走进那些奇妙的色彩之中。

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,需要经过一些步道阶梯,我们的视线也随着脚步在幽暗阴凉和柔暖灿烂中转换,那些色彩在明暗冷暖的交替中,一点点晕染着我们周围的空气。